

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迁入初期疑问句考察

李振中,肖素英^①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章根据疑问句新系统,对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迁入初期言语交际中的疑问句系统及其特点进行了考察。考察结论:单项是非选择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句式选取和语气词运用上,双项是非选择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句式选取和问答方式上;有定特指选择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句式选取和语气词运用及其所体现语气意义上,无定特指选择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疑问代词和语气词的使用和数量上;反问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反问实词的提取、反问语气词的运用、反问句法结构的选择上。这些考察结论无疑能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三峡移民的语言接触、演变与融合问题奠定较好的基础。

[关键词] 三峡移民; 迁入初期; 交际问题; 疑问句系统; 疑问句特点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084-05

三峡移民“迁得出”业已完成,“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则成为了后期帮扶工作的重点。三峡移民的语言接触与融合问题,是后期帮扶工作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为此,本文以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为研究个案,首先考察这一地区三峡移民迁入初期的疑问句系统,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三峡移民的语言接触、演变与融合问题做好前期工作。

所有疑问句都是一种“选择”。作为选择,有两种类型:一为是非选择,一为特指选择。两者根本区别在于,要求回答时,前者为肯定或否定,后者为针对性回答。据此,便得出疑问句“选择系统”这一新系统:是非选择问,包括单项是非选择问(“是非问句”)和双项是非选择问(“正反问句”);特指选择问,包括有定特指选择问(“选择问句”)和无定特指选择问(“特指问句”)。我们拟根据这一疑问句新系统,对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迁入初期言语中的疑问句系统及其特点进行考察。至于反问句,在句法结构形式上同一般疑问句没有区别,但表达功能不同,属语用类,比较特殊,因此,后面单列考察。为论述需要,例句对应的普通话紧随例句用圆括号标出。为省篇幅,例句不予标音。

二

(一)是非选择问

1、单项是非选择问

先看普通话中的单项是非选择问例句:

(1)你们是2002年8月17日迁过来的吗?

(2)你们这一批总共迁来了36户156名吧?

(3)你们这一批全都安置在衡山县?

例(1)~(3)是非问句,形式特点较为明显。较之陈述句,句法结构基本相同;提问时,上升语调突出;语气词专用化,如常用“吗”、“吧”等,用“吗”疑大于信,用“吧”则信大于疑,有时“吗”可以省略,但礼貌性弱化;回答时,可用态势语如点头、摇头等,也可用答语词,如肯定常用“是、嗯”等,否定常用“不、没有”等。

在这些方面,移民话较之普通话存有差异。而差异更大的,是普通话有些是非问,移民话大多采用选择问形式,且在不用强调时,还可以不用语气词。例如:

(4)你晓不晓得这个消息?(你知道这个消息吗?)

(5)后天小明结婚,你来不来?(后天小明结婚,你能来吗?)

移民话是非问句末,往往不像普通话用语气词“吧、吗”,而常用“啥、嗦、喽、哈”等,且常蕴含估测语意。但回答方式跟普通话基本相同。例如:

(6)那篇论文还可以啥?(那篇论文还可以吧?)

(7)你想送点东西给你老师嗦?(你先送点东西给你老师吧?)

(8)还差点钱喽?(还差点钱吧?)

(9)不去上街了哈?(你不去上街了吧?)

例(6)“啥”体现言说者对某一事实已有主观肯定性倾

[收稿日期] 2008-09-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项目《入湘三峡移民的语言交际问题研究》(编号:03BYY029)和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语言接触与融合问题研究》(编号:07C171)。

[作者简介] 李振中(1969-),男,湖南武冈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衡阳师范学院讲师。

向,但又不敢确信,于是通过委婉而含蓄的询问方式表达出来。例(7)表示言说者已知某种情况而又不能肯定,希望对方证实。例(8)“喂”表肯定性估测。例(9)“哈”表现言说者话语的主观性肯定倾向,仅希望言听者证实,期盼言听者肯定或明确回答。这些语气词用在是非问句末,所表基本语气意义是估测,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

特别是,“哈”既可连缀于句末,也可在句末的停顿后面,再单独出现,表请求别人去做某事,带有商量口吻。这类似普通话“行吗、好吗”,主要表祈使。但回答语与普通话不同,移民话常用“嗯、哈、好、要得”等,普通话常用“行、不行、好、不好”等。例如:

(10)他把这本字典带回家去哈?(他把这本字典带回家去行吗?)

(11)你给我看倒一下摊摊,哈?(你给我照看一下摊位,行吗?)

此外,“哈”单独出现,也同样可表估测,类似“是吧、对吧”。这与例(9)不同的是,这往往是言说者没有得到言听者回答时的再次发问,但不重复所问内容,只用一个“哈”表示。还有的时候,言说者已知言听者做了或未做某事,言说者为了凸显对言听者实施某一行为的惊愕,同时也为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某种想法。这时,常用“嗦”,表愕然惊叹兼确定无疑。这实质上是,用是非问形式表达肯定内容。这种是非问句的疑问度相当小。例如:

(12)他没有来,哈?(他没有来,是吧?)

(13)是恁个说的,哈?(是这样说的,对吧?)

(14)你还是没有娶她嗦?(你还是没有娶她呀?)

(15)这样的事你都还不晓得嗦?(这样的事情你都还不知道呀?)

2、双项是非选择问

先看普通话中的双项是非选择问例句:

(16)你们是不是从重庆忠县迁来的?

(17)你们迁来后想不想老家?

(18)你们迁来后想没想老家?

例(16)-(18)是普通话中正反问句的基本形式。例句都可用“V不(没)V”(“V”可以是词或短语)提问。粗略地从这点看的话,正反问疑似是非问。但“正反问”与“是非问”的明显区别是:言说者既可用动词或形容词的肯定式和否定式组成并列式作谓语,让言听者选择其中一项作答,也可与有定特指选择问(选择问句)一样,还可用别的作答。再细加分辨,三者内部也存在差别。这差别主要表现在:

例(16)可替换为“你们是从重庆忠县迁来的,是不是?”,显然不必讨论;例(17)、(18)若分别替换为“你们迁来后想老家,想不想?”和“你们迁来后想老家,想没想?”,似乎尚可讨论。这得从言说者有无语义倾向寻找个中原因。例(17)、(18),言说者,信疑各半,没有任何肯定性或否定性估测语义倾向。可称之为“中性型非判断正反问”。而例(16)信多于疑,言说者有肯定性估测语义倾向。这种肯定性估测语义倾向是言说者建立在某种已知事实或已有观点基础上的。“是不是”移位到句子之后作为附加问出现,倾向于判断性

估测,但所蕴含的肯定性估测倾向依旧。可称之为“偏性型判断正反问”。例(17)、(18)又代表了“中性型非判断正反问”的两个次类。这可用否定词“不、没”的不同语义予以划界。即:“不”常用于否定未然的主观意愿,“无”常用于否定已然的主观叙述。

普通话“偏性型判断正反问”,在移民话中是通过是非问形式体现出来的。普通话“中性型非判断正反问”,答问方式较之移民话,差别甚为明显。这明显差别,总括有以下情况:

当谓语是单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正反问提问式与普通话一致,都用“X不X”形式。但当谓语是双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时,两者的提问式呈现出差异:移民话常常用“X不XY”式,将双音节词后一音节省略;而“XY不XY”是普通话的完整常式,双音节两个音节都完整说出。另外,移民话还会发生语流音变,音节“不”常常弱化,甚至脱落,“X不XY”形式变成“XY”删略变式。但答语式与普通话相同,肯定式答语是“X”或“XY”,否定式答语是“不X”或“不XY”。例如:

(19)你看不看见她?/你看见她?(你看见不看见她?)

(20)她高不高兴?/她高高兴?(她高兴不高兴?)

当言说者询问某种状态是否已然存在时,常用“V+得有+O+不/没有/没得”或“VP+没有/没得”提问。这两种形式都与普通话“V+有O+没有”相当。但是回答式略有不同:移民话,肯定式常用“V+得有”或“有”,否定式常用“没有”或“没得”;而普通话,往往单用“有”或“没有”。例如:

(21)你带得有手机不(/没有/没得)?/你带手机没有(/没得)?(你带有手机没有?)

(22)他包包里揣得钱没得?/他包包里揣钱没有(/没得)?(你包里装有钱没有?)

当言说者询问某一动作会不会或做什么事情习惯不习惯时,常用“V+得来/得成+V不来/不成”或“V+不+V+得来/得成”提问。说“得来”和“得成”,往往外显言说者修养度高低。这种提问式大致与普通话“会不会+V/VP”相当。但回答式不同,移民话回答常用“V+得来/得成”或“V+不来/不成”,普通话常用“会+V”或“不会+V”。例如:

(23)你做得来(/得成)做不来(/不成)这种事哟?/你做不得来(/得成)这种事哟?(你会不会做这件事?)

当言说者询问某种状态是否将然存在时,常用“VP+不”式提问。这与普通话“要不要+VP”相当。回答形式也与普通话相同,肯定式用“要”,否定式用“不要”。例如:

(24)你带手机不?(你要不要带手机(呀)?)

(25)他包包里揣钱不?(他包里要不要装钱(呀)?)

当言说者估测某种动作或某种状态是否具有可能性时,常用“得不得+V/A”提问。言说者往往怀揣某种担心,问句蕴含“只怕……”语意。这种提问式与普通话“会不会+V”相当。回答也常用不确定语气。倾向肯定性回答,用“嗯,可能要……”或“看样子,可能要……”,倾向否定性回答,用

“不得”或“可能不得”。普通话倾向肯定性回答,则常用“会+V”或“可能会+V”,倾向否定性回答,用“不会+V”或“可能不会+V”。例如:

(26)明天得不得刮大风?(明天会不会刮大风?)

(27)他得不得箍倒我嫁他?(他会不会强迫我嫁他?)

当言说者意欲表现一种较亲切的询问语气时,常用“得+V/A+不”或“V+得+补语+不”提问。这里,“V/A”常表言说者一种可控性趋向或者主观性意愿。当表一种主观性意愿时,问句常蕴含言说者某种担心或忧虑,“不”读得很轻,听起来疑似“bo”。这种提问方式与普通话“能不能/会不会+V/A+(补语)”相当。移民话,回答前者用“得+V/A”或“不得+V/A”,回答后者用“V+得+补语”或“V+不+补语”。普通话的回答一般都用“能/会+V”或“不能/不会+V”。当由于心情难过或因为避讳需要时,可不直接回答,这与普通话一样,只需用叹息或摇头予以回应。例如:

(28)后天开会他得来不?(后天开会他能不能来?)

(29)她的病得好不?(她的病会不会好?)

(30)他安空调得行不?(他能不能把空调安装得很好?)

(31)她哄得睡娃儿不?(她会不会哄睡小孩?)

(二)特指选择问

1、有定特指选择问

先看普通话中的有定特指选择问例句:

(32)这场球,赢了?输了?

(33)到底是你去呢,是我去呢1?

(34)(是)你的书包,还是他的书包呢1?

(35)他是老师不是老师呢1?

例(32)-(35)可涵盖普通话选择问基本类型。言说者常提出并列两项或多项让言听者从句中或从句外进行选择。普通话选择问的形式很有特点。前后选择项之间可有关联词语联系。关联词语可用于后项,也可前后照应,如例(33)-(35);当然也可不用,如例(32)。关联词语以“还是”最为典型,可单用(如例34)。如果用“是”则常需构成“是……还是……”或“是……不是……”等全框型框式结构。书面上前后选择项可分别用问号,也可前项用逗号,后项或最后一项才用问号。常用语气词“呢1”。“呢1”可前后项都不用或都用,也可只用于前项或后项。选择项可以独立成句,也可并存一句之中。

移民话选择问形式,较之普通话,在选择项、关联词语、语气词、停顿和语序等方面,似乎更显弹性而灵活。普通话有些选择问在移民话中往往通过正反问方式体现。比如普通话例(35)还可替换为“他是老师不是?”,形式由“VP+否定词+VP”变成“VP+否定词”。但这在移民话中常用“V+否定词+VP”正反问形式予以表现。普通话常用语气词“呢1”,主要表深究。这种语气意义,移民话不用语气词也能体现。并且不用语气词是移民话选择问常式。移民话即使要用语气词,也是用“哦、哟、嘛、唉、喃”等。移民话选择问,有两种基本句型:“框式结构”型和“正反问句”型。例如:

(36)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哦/哟/嘛)?(这是你

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呢1?)

(37)小王是不是去了(哟/哦/唉/喃)?(小王是去了还是没去呢1?)

相对来讲,“哟、哦、唉”用于表选择问,常重在追问。“嘛、喃”用于表选择问,常重在怀疑。因此尽管同样是用于选择问,但后者较之前者,语气显得柔和委婉。再者,例(36)有明确的选择性框式结构“是……还是……”,整个句子的疑问度远远大于例(37)。移民话选择问的这两种基本句型能体现两种基本语义类型:“深究加追问”型和“怀疑加深究”型。

2、无定特指选择问

先看普通话中的无定特指选择问例句:

(38)这笔记本是谁的呢1?

(39)她哪一年结的婚?

(40)这型号的电脑是在哪里生产的?

(41)今天你拿什么礼物去参加婚宴呀?

(42)你怎么爬上去的?

(43)你怎么回去了?

(44)事情办得怎(么)样?

例(38)-(44)特指问专用疑问代词代替未知内容,言说者希望言听者就疑问代词作答。疑问代词可以代替的未知内容众多,指代人物如例(38),指代时间如例(39),指代方所如例(40),指代事物如例(41),指代方式如例(42),指代原因如例(43),指代情状如例(44)。

移民话较之普通话,特指问的差异也较大。这差异集中体现在疑问代词和语气词的使用和数量上。较之普通话,使用更为婉转灵活,数量远远丰富。这里将常见的疑问代词试加列举。指代人物,有“哪(一)个、啥(子)人”等,类似“谁”。指代事物,有“啥(子)、啥东西、哪么东西、哪样、咋个法儿”等,类似“什么”。这其中,“啥子”使用频率相当高,大多时候几可替代普通话的“什么”。指代方式、原因或性质,有“咋个、咋块、咋个法儿、哪个、哪们、哪块、哪刻、仲咯”等,类似“怎么”。指代情状,有“咋个的、哪个的、哪们的、哪块的”等,类似普通话“怎么了”,有“咋样、咋个样、哪个样、哪么样”等,类似“怎(么)样”。指代方所,有“啥地方、啥子地方、哪个地方、哪儿、哪根儿、哪个幽儿、哪点儿、哪个塌塌”等,类似“哪里、哪儿、什么地方”。指代时间,有“哪阵(儿)、哪阵子、哪个时候(儿)、哪哈儿、哪种时候、啥子时候、啥时候儿、多会儿”等,类似“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例如:

(45)是哪一个在别个背后造谣哟?(是谁在别人背后造谣呢1?)

(46)他说的哪样?(他说的什么?)

(47)咋个法儿才把他治得住哟?(怎么才能把他管住?)

(48)那个人哪个的?(这个人怎么了?)

(49)你们觉得他说的话哪个样?(你们觉得他说的话怎么样?)

(50)你晓不晓得哪个幽儿有商店也?(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商店?)

(51)他哪哈儿去地?(他什么时候去?)

语气词基本功能是传信或传疑。普通话典型语气词有“的、了、呢、啊、吧、呢1、吗”6个。这6个语气词从“的”到“吗”依次是一个从传信到传疑的连续统。而普通话疑问语气词,语法学界一共提到“啊、吧、呢1、吗”4个。我们初步考察,移民话常用语气词共有19个(另有专文讨论),即:“嘛、哒、哈、啥、呀、哦、咪、个、嗦、哟、嘞、哩、喃、咂、喝、唛、咯嘛、哇嘛”。至于这些语气词从传信到传疑的连续统,尚待进一步考察和建立。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表疑问的语气词较之普通话,则丰富得多,至少有“嘛、哈、啥、呀、哦、嗦、哟、咂、喝、唛”10个。而这10个可表疑问的语气词,根据表达需要,在不同语境中,大多可附加于特指疑问句末。

(三)反问句

以下为普通话中的反问例句:

(52)你比谁不精明,我敢撒谎吗?

(53)全不懂,全不会,可悲不可悲?

(54)到底个人事大,还是天下事大?

(55)即使知道了,又顶什么用呢1?

例(52)-(55)的反问用法分别为:是非问、正反问、选择问、特指问。也就是说,一般疑问句式,都可以构成反问句式。当然,构成量上有程度上的分别。其中,以是非问的反问用法最为常见,其次是特指问,最少见的是选择问与正反问。尽管反问句在句法结构形式上同一般疑问句无异,但其语用特点和语用意义却不尽相同。语用特点:或者凸显情绪的不满,或者表现见解的独到,或者传递力量的约束。语用意义:或者表困惑,或者表申辩,或者表责怪,或者表反驳,或者表催促,或者表提醒。反问句的特点是无疑而问。形式上是“问”,其实重在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字面肯定的,语意否定;字面否定的,语意肯定。一般疑问句式的反问用法所体现的特殊语用价值,跟这些句式的句法结构特点很有关系。

移民话较之普通话,反问句语用功能基本相同,但形式有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反问实词的提取、反问语气词的选择、反问句法结构的运用上。反问实词的提取上,普通话常用“难道(是/不是)”,移民话常用“硬是”、“默倒”、“未必”、“莫非”等。当然,移民话很多时候不用表反问的实词,而依靠话语重音表肯定或否定。这与普通话相类似。反问语气词的选择上,普通话常用“吗”,而移民话常用的至少有“嘛、哦、唛、嗦”4个。这占移民话用于疑问句末表疑问语气词的40%。例如:

(56)你以为我硬是不明白嘛?(你以为我真的不明白吗?)

(57)你默倒就把我按下去了哦?(你以为就把我弄下去了吗?)

(58)未必(/莫非)你敢骂我唛?(难道你敢骂我吗?)

(59)个个都抢倒说,你就不开腔了嗦?(个个争着发言,你就不开口了吗?)

(60)这样的话哪个不会说?(这样的话谁不会说?)

(61)说这些啥子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例(56)-(58)既有表反问的实词,又有表反问的语气词。例(59)没有表反问的实词,但有表反问的语气词。例(60)、(61)既没有表反问的实词,也没有表反问的语气词。例(60)重音在“哪个”,普通话重音在“谁”,都表全称概念“每个人都”,不表疑问,全句用否定性反问句式表肯定;例(61)重音在“啥子用”,普通话重音在“还有”,稍有不同,都指“一点用也没有”,全句用肯定性反问句式表否定。

反问句在反诘程度上实际形成三个等级的序列:表责怪、反驳的强级,表催促、提醒的中级,表困惑、申辩的弱级。当然,影响反诘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移民话在反问句法结构的运用上,有两个普通话所没有的表强级反诘程度或表中级反诘程度的框式结构。其一,是语气词“嘛”、“嗦”常常中置于“V/A+啥子+嘛/嗦+V/A”的半句型框式结构。这一结构在语气上近似陈述,实质表反问。这是一种惯常结构。更有特色的是,这一结构只有肯定式表否定,没有否定式表肯定。言说者用它表达常常蕴含责怪、反驳、催促或提醒语意,相当于“不要+V/A”。例如:

(62)半夜哩,还唱啥子歌嘛唱?(半夜了,不要唱歌了。)

(63)船到桥头必然直,你焦啥子嗦焦?(船到桥头必然直,你不要担心。)

其二,便是“[(主语1)+谓语(X+都+X+了)]A, {主语2+谓语[还+动词+啥子+语气词(哟/嗦)]}B?”的句型框式结构。其中,X可以是数词、动词或形容词。分句A表已然程度的强调,主语1一般不出现;分句B表反问,主语2常常出现,且一般是肯定形式表过量程度的否定。随语境不同,该表达式也会相应蕴含责怪、反驳、催促或提醒语意。例如:

(64)百都百个了,你还数啥子(哟/嗦)?(已经一百个了,不要再数了。)

(65)(人)走都走了,你还喊啥子(哟/嗦)?((人)已经走了,你不要再喊了。)

(66)(颜色)红都红了,你还涂啥子(哟/嗦)?((颜色)已经红了,你不要再涂了。)

三

现将以上考察结论总结如下:

是非选择问:单项是非选择问(是非问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句式选取和语气词运用上。普通话有些是非问,移民话大多采用选择问;普通话语气词专用化,常用“吗”、“吧”,移民话表强调时常用语气词“啥、嗦、唛、哈”,当无需表强调时,可以不用。双项是非选择问(正反问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句式选取和问答方式上。普通话的“偏性型判断正反问”,移民话常常通过是非问体现出来;普通话的“中性型非判断正反问”的问答方式较之移民话,至少表现出六个方面的差异。

特指选择问:有定特指选择问(选择问句)特点主要体现在句式选取和语气词运用及其所体现语气意义上。普通话有些选择问,移民话往往通过正反问体现;普通话常用语气词“呢1”,主要表深究,但该语气意义,移民话不用语气词

也能体现,且不用语气词是移民话选择问的常式,移民话即便使用语气词,也是常用“哦、哟、嘛、唻、喃”。无定特指选择问(特指问句)特点主要体现在疑问代词和语气词的使用和数量上。移民话较之普通话,使用更为婉转灵通,数量远远丰富。

反问句: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反问实词的提取、反问语气词的运用、反问句法结构的选择上。普通话常用反问实词“难道(是/不是)”来表反问,移民话常用“硬是”、“默倒”、“未必”、“莫非”。普通话常用语气词“吗”,移民话常用“嘛、哦、唻、嗦”。移民话有两个普通话所没有的、表示强级反诘程度或者表示中级反诘程度的框式结构:一是语气词“嘛”、“嗦”常中置于“V/A+啥子+嘛/嗦+V/A”的半句型框式结构。二是“[(主语1)+谓语(X+都+X+了)]A, {主语2+谓语[还+动词+啥子+语气词(哟/嗦)]}B?”的

全句型框式结构。

[参考文献]

- [1] 邵敬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2] 邱 凌. 试记语境的特征[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 [3]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J]. 中国语文,1984(5).
- [4] 彭再新. <助语辞>训释的修辞特色[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75-77.
- [5] 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The Study of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of the Immigrants from Sanxia to Hengyang in Hunan Province at the First Stage of Immigration

Li Zhen - zhong, Xiao Su - ying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system of interrogative,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system of interrogative and its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spoken by the immigrants from San'xia in Hengyang at its first stage. The conclusion drawn on the research is that the feature of single yes - no interrogative mainly lies in the option of the pattern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nd the usage of modal words; the feature of double yes - no interrogative mainly lies in the option of the pattern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nd the manner of asking and answering; the feature of the modified and particular selective interrogative mainly lies in the option of the pattern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nd the usage of modal words and the modal meaning illustrated by them; the feature of unmodified and particular selective interrogative mainly lies in the usage and quantity of the interrogative words and modal words. The feature of disjunctive question mainly lies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disjunctive words, the usage of modal words indicating disjunctiveness and the option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can inevitably be the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language touch, 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fusion.

Key words: immigrants from Sanxia; first stage of immigration; communication problem; interrogative sentence system; property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